

DREAM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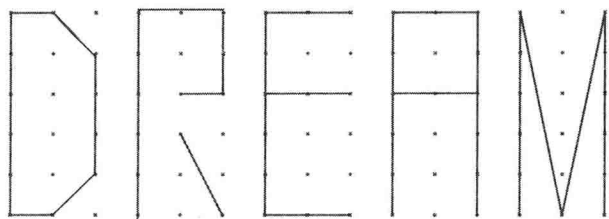
春天送你一首诗

邓洪卫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春天送你一首诗

邓洪卫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春天送你一首诗/邓洪卫著. —南昌：江西高校出版社，2014. 6
(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 / 尚振山主编)
ISBN 978-7-5493-2571-9

I. ①春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 115948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邮 政 编 码	330046
编 辑 电 话	(0791) 88170528
销 售 电 话	(0791) 88170198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照 排	麒麟传媒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. 5
字 数	208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2571-9
定 价	28.00 元

CONTENTS
「目
录」

老中医	001
初 恋	005
离 婚	008
大孩子	011
小 力	014
小 柴	018
李二哥	022
庄保四寻妻	026
跟王大丫一样	029
烧 鸡	032
1983，上南京	035
1986，逃跑	038
1987，初恋	041

青 丝	044
与牛五家吵架	047
离婚女人	050
三 叔	053
起房子	056
压 床	059
医 生	062
乡村宴会与音乐	065
列举老师	068
阳光下的雨伞	070
春天送你一首诗	074
先生，您好	079
在幼儿园碰见了你	082
保 安	085
难过的年	089
难说的话	093
二表姐	096
三表姐	099
门 卫	103
醉 汉	107
俗 事	110
双胞胎	114
贵妇人	118
梦见高西梅	121
崔开树的钢笔	124
甘小草的竹竿	127
吹长号的老吉	130
喝 酒	133

电影往事	136
东夏饭店	139
范公堤	143
方向盘	146
归 去	150
黄记熟食	154
李莲花的简单爱情	158
流 水	161
卖盗版书的老黄	165
盲 刘	168
牛五爷	171
钱老师	174
秦 武	177
三姨奶	181
尚 红	184
沈 会	188
太阳花	191
王小乐	195
韦 彻	198
写门对	202
行者老杜	206
阳台上的女人	209
叶老师	213
鱼汤面	216
终 点	219
周老师	222

老中医

于先生是医生。中医。

中医这行当，是越老越吃香，越有名气。如果你年轻，长相凡俗，挂起中医的牌子，往往会门前冷落。如果你岁数长点，鹤发、银须，气色超俗。你就吃香了，往名老中医上靠了。

于先生头发不白，墨黑墨黑的；额下也无须，光光溜溜。看起来不过五十，但他确实是名老中医。他擅长治疗男女不孕不育。有多少夫妇，愁眉苦脸地来，喜笑颜开地去。

小城里的人都叫他神仙。

他今年六十一了，刚从中医院退下来。

他说，中医院这帮头头，都是白吃的，不会算账。如果能返聘我，只需一屋，一桌，一椅，一脉枕，能顶半个楼用呀。他们看病，开个单子，查这查那的。我不，伸出手腕来，一摸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

我说，是啊。

于先生退休后，在家里腾出一间屋来，打了一套中药橱，一桌，一椅，一脉枕，就算开张了。

于奶，也就是于先生的老伴，常常坐在门前夸于先生。老头子可能耐了，县长都找他看病呀，你知道吗？县长肾虚。晚上，车子来接。看完

了，再给送回来，抓了几副药，让秘书带回去。

再看县长在电视上露脸的时候，心里就免不了嘀咕：别看他神气活现的，肾虚。

于奶还说，老头子经常被请出去参加研讨会，见过大世面。

这个错不了。我看到于先生办公桌的台板下，确实压着许多大幅照片。好家伙，上百号人的集体照。脑袋挨着脑袋，其中就挤着于先生的脑袋。

那时的于先生大概五十出头，风华正茂。在全国各地的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，又是单位的外科主任，凡事公款报销。

国内的一些中医学校经常邀他去讲课。他还收到过美国的邀请函，让他去讲学。

于先生拿着邀请函，去找院长。院长说，好事呀，我们大力支持，但是，得请示局长。卫生局长说，好事呀，我们大力支持，但要通过县长。分管教科文卫的县长也说，好事呀，要大力支持，弘扬中医文化，得往市里面报。

往上报了，如石沉大海，再无音讯。

于先生拿出美国的邀请函来，让我看。都是英文，我看不懂。

于先生说，我也看不懂。当时请一个英语老师翻译的。他肾有点虚，常找我看。

我在心里长叹，怎么这么多人肾虚呀！

于先生的生活并不顺。怎么说呢？老伴身体不太好，身上带着几种病，轮流上阵，弄得她很焦躁，焦躁了就朝于先生发火，于是，弄得于先生也很焦躁、疲倦。

于先生每天都得买菜，做饭，洗衣服。于奶就搬条凳子，坐着，看，有一搭没一搭的，唠上两句。

于先生心里不太高兴，但脸上还得笑眯眯的，跟她说话。

于先生说，我都花甲之年了，好歹也是名老中医呀，拿着不菲的退休金，又坐堂看病，另挣一份钱，也该享受了。怎么能让这些杂事荒废光

阴呢？

我说，可以找个保姆呀。

于先生说，找了，被她气跑了，她嫌人家做事不利索。

没办法，于先生只得亲自上阵了。往往正向桶里放水，或操着铲子在锅里拨弄的时候，来病人了。于先生只得放下活儿，擦擦手，看病。

正号着脉，那边水放满了，或者锅底糊了，赶紧跑过去，关水，或往锅里加水。

忙个团团转。

于先生有点灰心，觉得这跟自己的身份很不匹配。

于先生就常跟我发牢骚，末了，长叹一声，命呀！

就在于先生灰心的时候，他收到一封南方女人的来信。信中说，她在那个城市开了一所中医院，想返聘于先生到医院任职。落款：陈玉娣。

于先生记起来，这个陈玉娣曾跟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见过面。女人很活泼，围着于先生问这问那。那几天，于先生心情愉快，一下子觉得年轻了十岁。

于先生拿着信，交给我看，征询我的意见。

我说，可以去吧。可是，应该问问老伴和儿女的意见。

于先生摇摇头，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。

我说，我正要到那个城市出差，可以到这个医院去看看。他说好，我等你回来。

半个月后，我回来了。来见于先生，到了那座熟悉的院子，觉得气氛有点异样。我问，于先生呢？

于奶说，没了。半个月前就没了。

原来，在我向他告辞的当天晚上，于先生召开了家庭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老伴和三个孩子。

于先生拿出了信，让老伴和三个孩子传阅。

于先生说，出去，一来可以一门心思发展自己的事业，二来可以多挣点钱，补贴补贴你们。

老伴还没说话，孩子们就嚷嚷开了：你走了，母亲由谁照顾？再说，你现在收入已经很高了，这么大岁数，何必再出去受苦呢？

于先生沉默了。

晚上，孩子们觉得挺对不住老父的，就买了菜，来安慰他。

于先生说，喝点酒吧。

就喝酒。

他低下头，不管孩子们说什么，只是喝酒。就喝多了。跑到卫生间，一阵狂呕。

孩子们把父亲服侍好了，睡了，才各自回家。

那一夜，于先生睡得很沉。第二天醒来，他说有点闷，就走出来。刚到院子里，就倒了下去。

再也没起来。

……我站在院子里，怅然若失。

一个男人，扶着他的大肚子女人走过来，笑嘻嘻地问，于先生在家吗？

见此情景，更觉心酸。

这次去南方，我确实找到了那个叫陈玉娣的女人。陈玉娣说，医院刚刚办起来，缺少医生。她就找出参加研讨会的通讯录，一下子发出几十封信。如果于先生能来就来，不来，也就算了。

我把于先生的事儿讲给小杨医生听。小杨医生是小城最年轻的中医。

小杨医生摇了摇他的大脑袋，说，一个中医，能医治别人的病，却不能医治自己的心，悲哀呀！

那时候，我和小杨医生正站在菜市场里，周围一片嘈杂声把我们挤得很孤独。

半天没说话，我们都转过身去，高声跟一个菜贩讨价还价。

初 恋

秦皮从三十岁开始，好上了酒。一喝即醉，醉了爱说事儿。说什么事儿？说风花雪月的事儿。对谁说？对他的女人说。

叶儿呀，你过来一下。秦皮说。女人知道他又要说事儿了，女人就倒一杯水，坐在床边。秦皮抓住女人的手，说，叶儿呀——目光里柔情似酒，醇厚。

那时候，我们都还小，五年级吧。我要到县里参加少儿故事比赛，先在班上讲，又在全校讲。老师同学们都说好，我的心里甜呀，得意呀。可是那天早上，我上学校。我总是第一个到校的，我是班长，我要开教室的门。可那天早上，我一进校门，就见你站在教室的门口，你穿着一件蓝花上衣，是不是？你眨着黑眼睛，说，你的故事讲得好呀，要是讲话的速度再慢一点儿就更好啦。我想了想，真是有点儿快了呢。我就调整了语速。结果到县里一讲，第一名，第一名呀！

女人说，喝水。秦皮就咕咚喝了一口水。

喝了水，清了清嗓子，秦皮接着说。每说完一段，总要握着女人的手，摇。情真意切。

秦皮四十岁，仍然爱喝酒。喝了醉，醉了爱说事儿。说风花雪月的事儿，对他的女人说。

叶儿呀，秦皮说，记不记得，高考结束那天晚上，我们到校园后面的响水河堤上散步？那天晚上，我们谈了好久。我说我没考好，你说你也没

考好，作文还跑了题。你骗我呀，你的作文根本没跑题，得了个满分。跑题的作文能得满分吗？嗯？我们互相宽心，宽着宽着，我们的眼神就有点儿飘忽忽的。我们就拥抱了，我们就接吻了。我到现在也分不清是你先动的手，还是我先动的口。总之，我们都觉得语言是多么苍白无力，动作才是最真实有效。那是我的初吻呀。麻麻的，咸咸的，多复杂的感觉呀。是这感觉不，叶儿？

对呀，麻麻的，咸咸的。女人说。

那咱们学着吻一个。秦皮觑着脸凑过来。女人有些犹豫，但还是闭着眼迎上去。

他妈的，找不着当初的感觉了。秦皮拍着脸，怅然若失，掉头睡去。

秦皮五十岁，越发爱喝酒，三天两头地，醉握着女人的手，说风花雪月的事儿。

叶儿呀，你后来怎么就做了一个医生了呢？而且还分在一个乡医院。那天晚上，我去看你，正好该你值班。真是个小医院，一晚上没一个病人。值班室也不大，一张帘子隔开来，外面是桌子，里面支一张小木床。我们先是在外面说话。后半夜，有些冷，你就坐上了床，盖了被。你让我坐在外面，有病人喊一声。我坐了一会儿，撩起帘子，钻进被窝儿。被子小，冷风透着缝隙往里钻。我们就抱在了一起。后来，我松了手，我解你的纽扣，你拉我的手，不让解。我甩开你的手，解！就解了。解开了，就成了一团火了。多旺的火呀，我快要融化了呀……你说巧不巧，我们的事儿刚完，就有病人了。外面的门就被捶得咚咚响。你赶紧穿衣服。看完病回来，我们都乐坏了。原来，你从上到下，都穿着我的衣服。你说好不好玩？你说呀。

好玩。女人挤着笑容。

秦皮六十岁了，仍然是酒不离口，醉眼迷蒙地对女人说事儿。女人真是好性子，仰着菊花状皱皱的脸儿，听。

有人对女人说，老醉鬼瞎绕绕，别睬他。

女人就笑，他高兴说，我也高兴听呢！

这一天，秦皮又跟一伙老朋友在外面耍闹。中午，聚在小酒馆喝酒。

还没喝几杯，有人慌张张地来了，叫，秦皮，快回家！你女人喝醉了，躺在院子里，吐了一地。

秦皮扔了酒杯，跑到家里。女人已经被人扶在自家床上，歪着脖子，神志不清。

女人一把抓住秦皮的手臂，摇。

女人说，阿毛呀，你爱打架，成绩又最差，老师和同学都避着你，只有我喜欢你，跟你在一起玩。我考上了省城师范，家里没钱呀。你东跑西凑给我几百块钱，送我上了学。你什么也没考上，你就到省城做小工，挣的钱你舍不得花，给我买书，买衣服。我想好了，一毕业，就跟你结婚。可是，等我毕业后，你却瞒着我跟另一个女人结婚了，并且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市。你说你配不上我，希望我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，真心对我好的。我后来就找了秦皮。

女人摇着秦皮的手，说，阿毛呀，秦皮是个好人呀，对我也不错。可是他有一个毛病，爱喝酒。喝就喝呗，一喝就醉，醉就醉呗，可他爱说事儿。说就说呗，可尽说他以前的风花雪月事。他把我当做他以前的恋人了呀。我每次强作笑容，心都要碎了，碎了呀。三十年了，他讲了上百次了，我只好耐着性子听，我怕他不高兴呀。今天，他又出去喝酒了，一会儿回来，还得讲那些酸事儿，我真想拿胶布将他嘴粘上，粘上！

女人说，阿毛，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开我呀，为什么呀？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苦呀。呜呜！

秦皮木木地坐着，任女人的手在他的手臂上，一下下地击打。

秦皮的眼里汪着泪，秦皮说，小苏呀！

六十岁的秦皮戒酒了，这是谁也没想到的事。

每到黄昏，小街上会出现一对老人相拥的身影。

有人喊，秦皮，喝酒。

秦皮转身微笑，说，谢了。

那人又喊，这老东西，老了老了还浪漫了。

秦皮说，我们在恋爱呢。恋爱，你懂吗？

离 婚

吴同是在三十岁那年的春天决定离婚的。在这之前，他和妻子的感情一直很好。

也正是那年的春天，吴同发现妻子有了外遇。

那天晚上，吴同告诉妻子，自己要去加班写材料，很晚才能回家。吴同是单位里的笔杆子，领导有什么材料都要他写。单位里的事儿不多，可要写的材料却不少。因此，吴同就经常要加班给领导写材料，一写，就到深夜，有时能写一宿。

可那天，吴同的笔很顺，本来预计写到夜里两点的材料，十点多钟就完成了。吴同收拾好东西就下了楼。到楼下的车库里，吴同怎么也找不到自己那辆崭新的自行车了。多年以后，吴同总觉得自行车的被盗是以后家庭不幸的征兆。

丢失了自行车的吴同，只好步行回家了。

吴同的家是三间老式平房。那天吴同走到后街的拐弯处，就看到自家的屋里没有一丝灯光。吴同想，妻子怎么这么早就休息了呢？这时候，吴同看到自家的门开了一半，从里面溜出一个人来，那人随手把门带上，匆匆地拐上了前街，很快消失在夜色里。

吴同看那人的背影，好像是妻子的顶头上司。

吴同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像一下子钻进了上千只蚊子苍蝇，身体也忽悠一下，被抛进了万丈深渊。

吴同知道，自己原本幸福的婚姻将面临解体。

那天，吴同没有回家，而是又回到了办公室，在沙发上躺了一夜。那一夜，吴同怎么也不能合眼，满脑子只有两个字：离婚！

我一定要离婚！

我不能失去男人的尊严！

天明我就去离婚！

可天快亮的时候，吴同离婚的决心开始动摇了。

局里将提拔一个科长，过几个月就见分晓。局长曾经表示吴同是重点培养对象，这时候闹离婚，一定会对吴同的政治前途有影响。唉，还是等几个月再说吧。

几个月后，吴同果然当上了科长。吴同知道，这时候如果提出离婚，别人会怎样看他，还是再等几个月吧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吴同觉得科长的位置比较稳固了，就又想到了离婚。可这时，妻子已经怀孕八个月，眼看就要分娩了。吴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想，还是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吧。

孩子终于生了下来，是个男孩。让吴同欣慰的是，孩子的眉眼像极了自己。

孩子到了一周岁，吴同又想到了离婚。可吴同一看到孩子，就犹豫了。吴同想，离婚了，孩子怎么办？妻子肯定不会把孩子让给他的，而自己又实在舍不得孩子。再等等吧。

这一等，就是近三十年。

这三十年里，吴同无数次地想到过离婚，又无数次地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孩子正在上学，吴同怕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，还是等孩子考上大学再离婚吧。终于，孩子考上了大学，吴同又想，还是等孩子工作了再谈离婚吧。这三十年里，吴同不时感到有挥之不去的痛苦像一头怪兽在啃咬着自己的心，吴同对自己说，离婚吧，不然我会疯的。吴同经常一个人来到旷野上，发疯一般地狂奔，跌倒了，爬起来再跑，直到精疲力竭地仰躺在地

上，像死了一样，一动不动。有时，吴同还会对着天空一遍遍地狂喊：我要离婚！直到把自己的嗓子喊哑。有许多次，吴同被大雨浇得浑身精湿却全然不顾。

如今，孩子工作了，吴同该提出离婚了。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时候，一向身体很好的妻子却病倒了，诊断书上赫然写着：肝癌晚期。

吴同一下子蒙了。

几个月后，妻子的病情恶化。

这一天，妻子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病房里挤满了亲友。妻子用微弱的声音说，请你们都出去一下，我对他说句话。亲友们都出去了。吴同俯下身来，吴同听见妻子用含混的声音对自己说，谢谢……你对我……的照顾，我感到很……幸福。说着，妻子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吴同却抖抖索索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来说，这是一张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代你签过名了，你按一下手印好吗？妻子的眼睛瞪大了，笑容一下子僵在脸上。好一会儿，才缓缓地抬起手，可抬了一半，猛地垂了下去……

吴同愣了一会儿，放声大哭。外面的亲友听到哭声都涌进来。他们看吴同哭得那么伤心，都劝，可吴同哭得更厉害了。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……

从殡仪馆出来，吴同从兜里掏出那张纸，扯碎了，扔在空中。

这时，吴同看到不远处的路边，有一辆崭新的自行车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吴同觉得它跟自己三十岁那年春天丢失的那辆车一模一样。

可是，怎么会呢？那辆车，已经丢失近三十年了，即使找到，也已经破旧不堪了。

大孩子

又到中秋。

温小北想回家，回父母的家。

只有回父母的家了。现在，温小北已经没有自己的家。以前有过，现在没了。刚开始的日子，小北不适应。现在，不仅适应了，且越来越迷恋这种生活。

上班，写作。穿很宽松的睡袍，在自己的房间走来走去。多好呀！

就这样下去吧，省去了许多俗事。在清静的夜里，在宽松的床上，温小北靠着背垫，散乱着头发，看窗口的月亮，想。

可小北的朋友们都不愿她这样下去，他们碰到好的单身男人，总是设法介绍给小北。

上个周末，一个同学死命给她介绍了一个。见了一次面，印象颇为不错，相貌堂堂，热情大方，还颇为健谈，言语中不乏幽默。

好像在哪儿见过？一见面，小北就在心里寻思。待同学介绍说他就是本市著名企业家石川时，她恍然大悟。

在电视新闻里见过，是本市十大杰出青年之一。与在电视里表现出的霸气相比，面前的他更显得温文尔雅。小北的心里泛起一种怪怪的感觉。

尽管如此，温小北还是找个理由先溜了。